

「海陵紅粟」與「江浦黃旗」試解

王能傑

大學國文選錄有駱賓王之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一文即後世通稱之討武嬰檄。文後之注解，重修本似比舊本改善頗多。其中之「海陵紅粟」與「江浦黃旗」之解，雖近於正詁，仍有若干失誤之處，爰正之於后：

「海陵紅粟」之「海陵」即今之泰州，而泰州之米，其中之尤者有所謂之「桃花米」者，米呈紅赤，是以後世多以「桃花米」逕稱爲「海陵紅粟」。竊以爲「海陵紅粟」之原義，不應局限於某一縣之某一種米，而應有其本義，不應爲後世所附會，以訛傳訛。

蓋駱文之爲徐敬業討武嬰檄一文，誇張之勢，在所不免。文中「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文筆全屬誇張其聲勢之壯大，苟以「海陵紅粟」爲某一縣之某一種米，依常理而言，固不足全軍之餉，是以「海陵紅粟」乃另有意義。

駱文之「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一句乃襲用庾信哀江南賦之「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此句而來。取其「海陵」與「江浦」比對而成。考海陵之名，自漢而後，即以倉儲而成名。漢書卷五十一賈鄒枚路傳，鄒陽諫吳王曰：「轉粟西鄉（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顏師古注曰：「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爲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駱文之「海陵」乃「海陵之倉」之簡稱，故有「倉儲之積靡窮」之語。

至於「紅粟」之義，未必如後世所謂之「桃花米」。「紅粟」也者，蓋謂太倉之粟久藏而變紅，顯示其糧餉充足而有餘之義。史記平準書曰：「漢興七十餘年，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漢書食貨志亦謂：「……：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未嘗言及太倉之粟紅腐也。而漢書卷六十四下賈捐之傳曰：「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顏師古注曰：「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爲元狩歟！」此注指出賈捐之誤以「建元」爲「元狩」，非本文之議，然已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故「海陵紅粟」乃指倉儲之粟米，堆積既久復多，且已變紅，非單指俗謂之「桃花米」自然可知矣！文選左思吳都賦曰：「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行。」是則「海陵紅粟」之出處，或即源於此歟！又呂祖謙讀騷雜誌亦謂：「紅塵，言人跡雜留，塵飛空中，紅日照映，其色緋紅。紅粟亦喻積粟之多而盛也。」「紅粟」不指爲「桃花米」似已成定案，否則與下句「倉儲之積

靡窮」之文，無法聯貫，因某一縣之某一種米，產量終歸有限。至於唐人亦多以「紅粟」謂「米足」之義。如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四唐翰送李參軍水運序：「使白波徐清，紅粟流衍，則國家之事濟矣！」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薛寓不平不伏處斷：「是以野無曠土，國絕遊人，紅粟相因，華黍興詠。」其例頗多。

至於「江浦黃旗」之義，或以「江浦」爲某一縣，或江邊之地，而以黃旗喻兵衆。實則江浦暗指徐敬業起義之地——揚州。自三國鼎立之後，「江東王氣三百年」之說，深中人心。庾信哀江南賦序曰：「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江表即江南，漢時稱江東，揚州地近江表。三國志吳志卷三孫皓傳，裴松之於建衡三年注曰：「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許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駱文或即依此說而暗示徐敬業起義於揚州，終將得有天下。「黃旗」不能解爲兵衆，而爲順上句「江浦」之義而言「江東王氣」正盛。「黃旗」即「黃旗紫蓋」之義，駱文從簡，意指帝王之氣。另吳志卷二黃武四年裴松之注曰：「吳書曰：以尙書令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開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是故「江浦黃旗」即明示徐敬業起義之揚州，王氣正盛。自古帝王位於中央，中央於五行之方位屬黃，故帝王以黃袍、黃旗爲尙。如此方可與下句「匡復之功何遠」之文，貫通一氣。或以某一縣之兵勢強大，或以江邊之兵多，氣象終歸狹小。且一縣之地，或江邊之地，兵力自是有限，如何能「匡復之功何遠」耶？此句明示王氣正盛可知矣！

竊以駱文之龐大氣象，後儒多所枉屈，以訛傳訛，故不避譴陋，撰成此文，尙望大雅宏達，有以教之！